華嚴學報第八期（民國103年，12月）頁117-164　臺北：華嚴學術中心
Journal of Huayen Buddhism, No. 8（2014，Dec）　pp. 117-164
Taipei: Huayen World Community
ISSN: 2222-6885

當代文殊圖像所彰顯的傳承法義與造像風格—以大華嚴寺蒐藏品為例

陳清香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系教授
華嚴學術中心主任

摘要

文殊菩薩的信仰，在大乘佛教思想是屬於主軸的地位，佛教入華後，隨著大乘菩薩思想的流布，南北道場的建立，文殊顯化五臺山，凝聚信眾，終為中國四大菩薩道場，首開其例。

隨著相關經典的漢譯，文殊信仰的大力流布，文殊圖像的創作，應運而生。自漢晉以下，依時期的更替，每個朝代均產生不同造形的文殊圖像，二千年來，持續繪畫或雕塑，文殊造像演變史可謂源遠流長，豐富而多樣。

大華嚴寺自立寺以來，所蒐集的佛教相關文物，十分豐富，而其中所藏有關文殊圖像，雖然多數是當代創意作品，但每一件作品，無論立體或平面，自頭光、寶冠、法相、服飾、姿勢、手中持物、蓮臺、坐騎等，均可追溯其原始寓意，與早期的圖像傳承。

本文就寺內所藏文殊圖像中，首次挑選其中代表性者近二十件，先就外部造型，加以分類，再就局部特徵，追溯其源頭，以接續傳承法義。

本文要目
前言
壹、初期大乘佛經所載的文殊形象
　一、現出家比丘像的文殊
　二、大華嚴寺藏的聲聞相文殊
貳、中土早期文殊菩薩的圖像
　一、早期維摩經變等的文殊
　二、維摩變文殊手中持物的出現
　三、大華嚴寺所藏手持如意的文殊
參、中期密乘經軌中的文殊圖像
　一、密乘經典所載的文殊圖像
　二、大華嚴寺所藏持青蓮華與寶劍的文殊菩薩
　（一）、單持蓮華的文殊
　（二）、手持寶劍與經卷
　（三）、漢式手持寶劍、蓮花、梵夾
　（四）、藏密式舉劍文殊
肆、華嚴經系的文殊
　一、與普賢菩薩對應的文殊
　二、大華嚴寺所藏華嚴經系的文殊
伍、文殊的頭冠與身光
　一、經典所載的戴冠文殊
　二、大華嚴寺文殊菩薩的寶冠
　三、大華嚴寺文殊菩薩的頭光與身光
陸、結語

關鍵字：文殊信仰、文殊圖像、初期大乘文殊、密乘文殊、華嚴經系文殊

airiti

The Mañjuśrī Contemporary Images which manifest long-standing symbolic meanings and Statues Style

—A case study of Huayen-world collections

Ching-Hsiang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Director, Academic Center of Huayen

Abstract

Mañjuśrī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bodhisattvas in the Mahāyāna Buddhism. Since Buddhism entered China, Mahāyāna belief spread to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where different Buddhist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Mañjuśrī belief emerged in Mt. Wutai, attracted numerous believers, and became the first of the four main bodhisattva beliefs in China.

While the related sutras being translated, Mañjuśrī belief began to widely spread and so did the Mañjuśrī images. Since Han and Jin dynasties, Mañjuśrī has had changed his appearance in different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Mañjuśrī have continued developing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Huayen World Community of Taiwan has great collections of Buddhist objects. Within them, most of the images of Mañjuśrī were made by contemporary artists. Yet, the iconography of every Mañjuśrī in this collection,

airiti

including their halos, crowns, clothes, gestures, attributes, lotus daises, and vehicle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early images and many of them contain the original meanings.

This paper discusses around 20 pieces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añjuśrī images in this col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ppearance, this paper will first classify them into difference categories and then analyze their visual details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ir styles and iconographies.

This paper has seven sections, the contents as the following:

Foreword
Chapter 1 Description of Mañjuśrī ‘s appearance in early Mahāyāna Sutra
Chapter 2 The early Mañjuśrī image in China
Chapter 3 Description of Mañjuśrī ‘s appearance in Vajrayāna Sutra
Chapter 4 Description of Mañjuśrī ‘s appearance in Avataṃsaka Sutra
Chapter 5 Manjushri’s crown and the light around body
Chapter 6 Conclusions

Keywords: Mañjuśrī belief, Mañjuśrī image, Mañjuśrī in early Mahāyāna Sutra, Mañjuśrī in Vajrayāna Sutra, Mañjuśrī in Avataṃsaka Sutra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臺灣大學圖書館

airiti

前言

文殊菩薩是大乘佛教著名菩薩，自漢末二三世紀之際，文殊相關經典漢譯以來，文殊的信仰便遍布於中土各階層中，流傳至今，已近二千年。

文殊菩薩曾化跡山西五臺山，逐漸形成道場，自北魏皇帝在五臺山創建大孚圖靈鷲寺以來，佛寺林立，極盛時曾達三百餘寺。此道場其後與普賢菩薩顯化的四川峨嵋山、地藏菩薩化跡的安徽九華山、觀音菩薩感應的浙江普陀山，共同形成漢地流行的四大菩薩信仰的道場。

文殊相關經典流傳了一段時間後，隨著石窟、寺院的營建，文殊菩薩的圖像，也以立體或平面的姿態出現在窟龕或寺壁間，應不同時代審美式樣的更替，造形風格迭變。

歷史上的文殊菩薩圖像，題材大約可歸納為：屬於顯教系統者，早期常見者，如問疾維摩的文殊、作為釋迦佛或毗盧遮那佛的脅侍菩薩文殊，或以群像組式的文殊變、新樣文殊變，以及晚期登場的三大士中的文殊。其次屬於密教系統者，或納於金剛界、胎藏界的曼陀羅中的文殊，或現多臂式的千缽文殊變等。其中流傳最廣遠者，即依大方廣佛華嚴經而創作的華嚴三聖之一的文殊菩薩。

大華嚴寺自立寺以來，所蒐集的佛教相關文物，十分豐富，依主題品類而可分佛、菩薩等十餘部，依表現形式，則有書法、繪畫、浮雕、線刻、雕塑等，依材質則可分紙、絹、布、木、石、泥、銅等，總計數量，無慮百千。

而其中所藏有關文殊圖像，若依題材而分類，則可分顯教與密教部份，單尊文殊，以及與普賢對應的文殊。

這些文殊圖像中，有具百年以上年代者，有屬於明代作品者，雖然多數是當代名家作品，但每一件作品，無論立體或平面，自頭光、寶冠、法相、服飾、姿勢、手中持物、蓮臺、坐騎等，均可追溯其原始寓意，與早期的圖像儀軌傳承。

本文就寺內所藏數十件文殊圖像中，首次挑選其中代表性者近二十件，先就外部造型，加以分類，再就局部特徵，追溯其源頭，以接續傳承法義。

此代表性的文殊圖像依次為：

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
2. 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
3. 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
4. 木刻僧形騎獅文殊
5. 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6. 白瓷高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7. 銅浮雕五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8.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
9. 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
10. 銅鑄毘盧冠持蓮騎獅文殊
11. 銅浮雕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持蓮文殊
12. 木刻單髻持劍騎獅文殊像
13. 木雕五佛冠束腰圓領騎獅文殊
14. 銅浮雕六髻持寶劍跏趺蓮花座文殊菩薩
15. 銅鑄藏式毘盧冠舉劍跏趺坐文殊
16. 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
17. 彩繪四臂文殊菩薩
18. 木刻彩繪高寶冠騎獅文殊
19. 銅鑄透雕光背騎獅文殊

本文行文首先自經典所載文殊意涵為起點，再就早期所創作的文殊圖像遺物，以印證大華嚴寺所藏當代文殊圖像，所具備傳承早期的因素。

airiti

其次，再依思想系統，先就密教系統的文殊，討論其經典儀軌，以接續大華嚴寺所藏密部文殊圖像。接著再討論華嚴系統的文殊，並舉所藏代表性的華嚴文殊圖像為探討對象。

再者，進一步討論藏品文殊菩薩像整體的外型特徵，而以頭冠與身光為例。最後再作總結。

壹、初期大乘佛經所載的文殊形象

由於漢譯佛典的流布，文殊菩薩信仰促進了文殊圖像的創作，但因時代的更替，圖像承不同經典而風格迭變。近二千年來的文殊圖像，大別之，分成三大端緒：唐代以前的早期文殊 、密教入華後的文殊，以及八十華嚴譯出後的文殊等，以下探索早期的文殊形像，首先就經典所載。

一、現出家比丘像的文殊

初期大乘佛經所載，來自東方世界的文殊師利，其外貌是現出家比丘相的，如《文殊師利般涅槃經》所言：

> 佛告跋陀波羅。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以此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初生、出家、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眾生。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佛涅槃滅後四百五千歲，當置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佰仙人，令得不退轉。與諸神仙作比丘像。……[2]

[2] 見〔西晉〕聶道真譯：《文殊師利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480 下。

此經文中提到釋迦佛告訴跋陀波羅，文殊師利是依佛出家學道，而現出家像。且在佛涅槃後四百五十年，為渡五百仙人，而作比丘像。

因此在早期佛寺中，或僧堂或戒壇或食堂，所安置的文殊像，皆為僧形，如《大智度論》亦曰：「菩薩所以作此願者。諸佛多以聲聞為僧，無別菩薩僧—如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等。以釋迦文佛無別菩薩僧，故入聲聞僧中次第坐。」[3]

文殊已是菩薩，但早期的經典，提到文殊師利時，往往稱「文殊師利童子」[4]，或「文殊師利童真菩薩」[5]，因此早期的文殊，除現聲聞像外，另外又現童子像。

二、大華嚴寺藏的聲聞相文殊

大華嚴寺所藏文殊像中，作童子顏面或僧人形像者，如：

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菩薩像（圖 1）

座中木刻文殊菩薩頂門分前後，前頂無髮，前額寬廣亮潔。後頂接後腦黑髮覆頂，兩鬢髮辮垂及兩肩，後腦長髮垂至腰下。此前額頂上無髮，頂不戴高冠，僅以髮箍栓住的造形，是接近僧人的形像。[6]

此像入藏前僅文殊坐像主體，賣方界定是為明代文物。入藏後大華嚴寺找來木雕師設計並製作蓮花寶座、須彌座及梯形多層光背。

---

3 見〔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4，《大正藏》冊 25，第 1509 號，頁 311 下。

4 見〔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文殊師利巡行經》卷 1，《大正藏》冊 14，第 470 號，頁 510 上。

5 見〔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藏》冊 8，第 232 號，頁 726 中。

6 參見華嚴學會編輯：《普光世紀》2013 年 10 月號，封面故事文字說明。

圖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

圖2　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

airiti

2. 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圖 2）

此尊木刻文殊菩薩像，結跏趺坐於六角邊山形高臺上，菩薩頂上無髮無冠，僅額上栓頭箍，作行者像。其面容方正，雙耳垂肩，兩眉彎如弦月，雙目低垂，嘴角輕揚，略帶笑意。

此像目前供於大華嚴寺中和道場四樓大殿主尊殿之右側，善住樓閣主尊木刻騎獅文殊菩薩像之前方。

圖3　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

3. 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3）

帶有禪意筆致的水墨畫文殊菩薩，微作側身，顏面是以淡墨細線鉤出眼眉五官，十分清秀。寬廣的額頭頂上，黑色長髮往後攏，由腦後耳側梳向頸間，垂及雙肩，覆蓋背部。長髮以飾帶栓結，額頂則栓成摩尼寶珠，以為冠飾。[7]

7　參見華嚴學會編輯：《普光世紀》2014 年 12 月號，頁 6，封面故事文字說明。

圖4　木刻僧形騎獅文殊

4. 木刻僧形騎獅文殊（圖 4）

此尊木刻文殊菩薩，現老僧形像，頂上光頭無髮無冠亦無髮箍，兩鬢後髮長垂肩，雙眉長及臉頰，眉心緊蹙，眼簾低垂，顴骨突起，臉頰凹陷現皺紋，兩耳配戴耳環，作閉目沉思，而唇角微上翹，略帶笑容，是老僧和煦的面容。

菩薩左手持拂塵，右手下垂撫獅尾，胸前敞開，露出層層的肋骨，身穿交領右衽寬袍服，外披彩繪水田紋袈裟，以一環扣繫上其左肩帶，是典型的漢式僧人服飾。

此像目前供奉於大華嚴寺中和道場四樓大殿善住樓閣右側小閣前。

以上的諸文殊像，均頭不戴冠，亦不梳攏髮髻，或無髮無冠，或僅以髮箍栓頂而面現童子相，或以僧袍裹身而現聲聞像。是承襲傳統佛寺中，在僧堂、戒壇或食堂中，所安置的僧形文殊像，也印證了《大智度論》中所述的「聲聞僧」。

airiti

貳、中土早期文殊菩薩的圖像

一、早期維摩經變等的文殊

雖然文殊的事蹟，自印度傳來的佛經，其漢譯文本，多有流傳，但在印度並未發現早期的文殊圖像遺物。隨著佛法的東傳，文殊菩薩的事蹟、法門、圖像儀軌，也隨之在中土廣為流傳。

早期中土的文殊圖像創作，據文獻的記錄，東晉名士顧愷之曾畫瓦棺寺中的維摩文殊像[8]，雖文中只描述帶病的維摩，而未提文殊，但推測顧愷之有可能也畫文殊，此創作約在四世紀末，是為年代最早者。至於畫像實蹟，如甘肅炳靈寺石窟第 169 窟，尚保留現存最早的「維摩詰變相」壁畫遺品，此壁畫中文殊位居釋迦佛右側，頭梳高髮髻，頂不戴冠，面相微微側向著左側維摩的方向，右手上舉作說法式，半跏坐於臺座上，有「法顯供養之」的墨書題記，是西秦建弘元年（420）所作[9]。（插圖 1）

其次，在石窟中，如敦煌莫高窟第 423 窟、262 窟、424 窟、433 窟等窟頂部，大同雲岡石窟的第 1 洞、第 2 洞、第 6 洞、第 7 洞、第 14 洞、第 31 洞等，洛陽龍門石窟的古陽洞、蓮花洞、賓陽洞等，以及天龍山石窟、鞏縣石窟寺、澠池鴻慶寺等，均有北朝時代的維摩變相，都以維摩文殊對坐的場景出現。[10]

---

8 見〔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卷 5〈顧愷之〉條。原文載：「長康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雖未提到文殊像，然而依據《歷代名畫記》卷二所載：「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可知所畫主題當為維摩詰示疾，文殊與維摩詰同為此一題材主角，極有可能與維摩詰一同被描繪出來。

9 見《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圖版第 36、37。

10 參見陳清香：〈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頁 373-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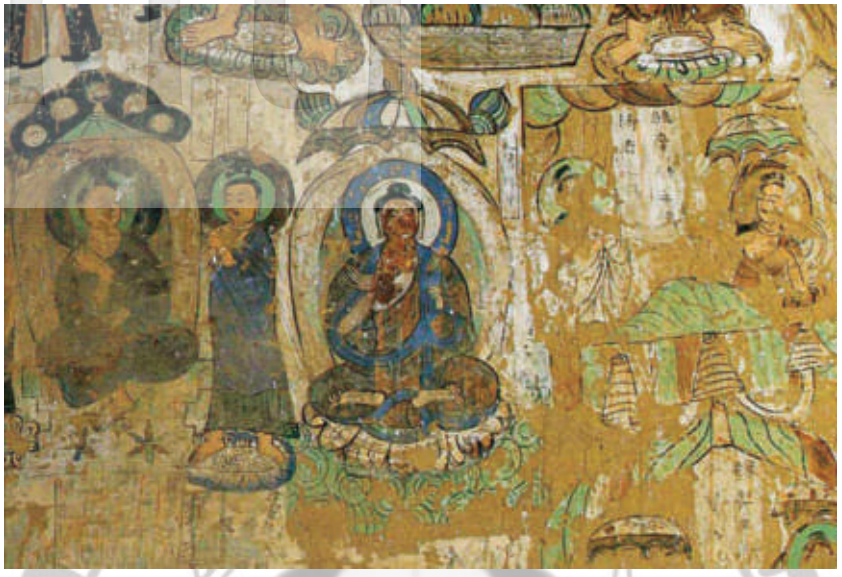


插圖1　西秦，炳靈寺169窟北壁，維摩詰經變相

插圖2　北魏太和元年（477）銘金銅佛坐像光背
原為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所藏，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北魏太和元年（477）的金銅釋迦佛坐像，其舟形光背的背面，在上端二佛並坐像的左右兩旁，線刻浮雕了維摩居士，與文殊菩薩遙遙對立[11]。其中文殊面部清麗，具童子像的韻致，作端莊的菩薩坐姿，有簡單的冠飾。（插圖 2）

再者，非維摩變相者，如敦煌莫高窟 285 窟東壁門北側「無量壽佛說法圖」，其左右四尊脅侍菩薩立像[12]中，有一為文殊師利菩薩。此窟有西魏大統四年（538）、五年（539）的銘文題記。

以上是北朝以前所作文殊圖像的先例，此時的文殊並未與普賢對應，文殊也未騎獅子。

二、維摩變文殊手中持物的出現

在早期中國佛教圖像流傳史中，文殊菩薩手中是沒有持物的，東晉顧愷之首創維摩經變時，推測文殊手中，未有持物，在甘肅炳靈寺 169 窟中，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款的問疾維摩的文殊尚是空手。即使到了北魏，雲崗石窟第六窟中半跏坐姿的文殊，袍服兩肩掛，兩手掌上下外張，仍未有任何持物。

不過在前述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北魏太和元年（477）銘的金銅釋迦坐像，其光背線刻圖像上，所刻畫的文殊菩薩，其右手卻赫然出現了長條狀的持物，狀似含苞待放的蓮花苞，與如意有幾分神似。（插圖 2）

而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543）造像碑中線刻維摩詰經變相中的文殊，結跏趺坐於圓形圍幕內的蓮花寶座之上，上舉的雙手，右手掌外張，左手托著長柄狀物，此應即是「如意」。（圖 3）

---

11 見陳清香：〈北魏的佛化政策對佛教造像的影響—以太和改制前後為例〉原刊於《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集下冊》，後收錄於《北朝佛教造像源流史》（台北：空庭書苑，海印學術叢刊 13，2012 年 12 月），頁 191。

12 此四身脅侍菩薩，依銘文款識，北側為無盡意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南側為觀世音菩薩、大□志菩薩。

插圖3　東魏武定元年（543）銘造像碑局部，文殊菩薩問疾
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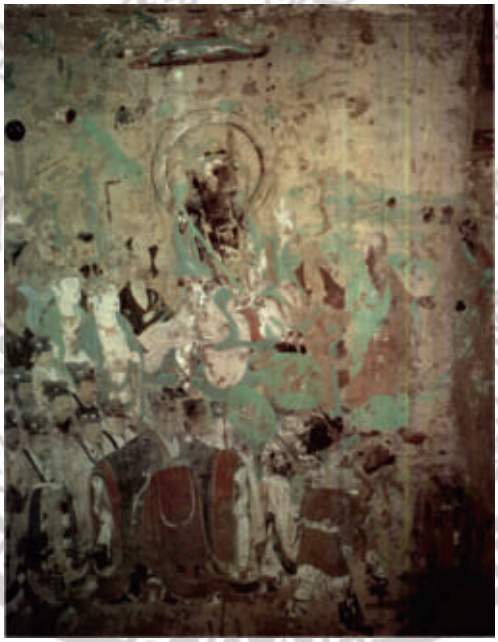


插圖4　敦煌220窟北壁維摩詰經變相局部，唐時期

入隋唐之際，維摩詰經變仍然流行，文殊手中的持物已較為明確，如甘肅涇川縣水泉寺出土的隋開皇元年（582）造像碑中的維摩詰經變相，文殊菩薩手上持物似一勾狀物，推測可能是如意。而初唐莫高窟 220 窟維摩詰經變相，壁畫中氣勢恢弘的文殊菩薩，其右手手中持物，便已是具長柄的如意。（插圖 4）

插圖5　南京雨花台出土，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磚局部，南朝中晚期

可知依維摩詰經的內容，雖未載文殊菩薩的手中持物，但表現在圖像上，卻為未來的文殊圖像，提供了持如意的先機。若追溯中國最早持如意的人物圖像遺例，則在南京紫金山竹林七賢的畫像磚（插圖5）中，竹林七賢手舉如意，是南朝時代的作品。與北朝文殊手持如意，推測時間必相差不遠。

三、大華嚴寺所藏手持如意的文殊

大華嚴寺所藏手持如意的文殊如下：

1. 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3）

如前述現出家比丘像的「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卷軸水墨畫，畫中文殊菩薩雙手上舉，於顎下握住豎起的如意柄，倚著左肩，微前傾的身軀，表現出一幅支頤沉思的神情，而豎起的如意柄升上雙

肩，越過頭側，直達頭頂，是一高竿形的如意。

2. 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5）

騎在獅子背上的白色玉雕文殊菩薩像，腦後有一圓形小頭光，頭上盤著雙髮髻，不戴頭冠，髮髻中央有一尊小化佛。菩薩身前兩手持著一件如意，右手置於腹前，托著如意下端，左手握住如意上端，如意頂上高舉越過左肩。此像表現了白玉雕刻的瑩潔。

圖5　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3. 白瓷高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6）

文殊菩薩全身潔白，以半跏騎獅之姿，頭梳高髮髻，面向與獅子頭面同方向。菩薩右手平抬，手掌心豎起，中指微曲，作說法印。左手掌心朝上，輕托一形量較小的如意。就瓷塑技巧而言，此像繼承了明代德化窯佛教造像的神韻。

圖6　白瓷高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4. 銅浮雕五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7）

此銅浮雕持如意文殊菩薩，身著華麗的寬袖鑲邊袍服，兩手一上一下托住如意，如意呈細長直立形，文殊右手置腹前掌心托住如意下端，左手上舉手指捏住如意下端，並依附於左肩，如意柄面與菩薩左側面頰為鄰。

此像以圓圈花文為底面，在畫面上端浮刻了梵文與漢文字體，下端的文殊菩薩在衣袍鑲邊與獅仔鬃毛的紋飾上，表現了高度的鎚鏨技巧。

而就此大華嚴寺所藏五幅持如意文殊進一步探討之，此五幅文殊，材質可分水墨畫、玉雕、木刻、瓷塑、銅線浮雕等，分別表現了宋元水墨畫韻，以及具木石雕刻、白瓷塑像、銅鑄鎚鏨等工藝製作的美感。文殊菩薩或戴毗盧冠、或梳高髻、或五髻、或雙髻、或長髮披肩等。姿勢包括跏趺坐、半跏坐、善跏坐、站立、騎獅或不騎獅等。其所持如意，或橫向或豎立，或高或低，均以雙手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的握住如意柄的姿勢。

就其原始出處而言，手持如意的竹林七賢是魏晉清談的名士，是

airiti

當時知識分子的象徵，文殊菩薩也被視為具清高亮節的文人之風，涵融著清靜無為的思想。

圖7　銅浮雕五髻持如意騎獅文殊

參、中期密乘經軌中的文殊圖像

一、密乘經典所載的文殊圖像

唐玄宗時自印度先後來到長安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金剛開元

三大士，於大興善寺大量翻譯經典，為中土大乘佛法更添新宗派，也為文殊的信仰，帶來新的修行法門與儀軌圖像。

其中不空所譯的《般若理趣經》[13]與《八大菩薩曼陀羅經》，分別列出引導眾生、護持正法的八大菩薩，而文殊師利均是其中八位之一[14]。

其中《八大菩薩曼陀羅經》所述的文殊圖像修法是：

> 於金剛手菩薩前，想曼殊師利童真菩薩，五髻童子形，左手執青蓮花，花中有五股金剛杵，右手作施願，身金色，半跏而坐。[15]

胎藏界曼荼陀羅中臺八葉院中，文殊呈金色童子形，頭有五髻，左手捧青蓮花，上立五股杵，右手持梵莢。胎藏界曼荼陀羅另設文殊院，文殊位於文殊院中央北方第五位，是為主尊，又稱五髻文殊。而圖像除五髻文殊之外，尚有一髻文殊、八髻文殊之別，其中一髻文殊依《圖像鈔》曰：

> 童子形，金色，半跏坐千葉白蓮花上，左手執青蓮花，花上有如意寶珠，右手向外，垂下五指，作滿願印，熙怡微笑云云[16]（插圖 6）

---

13 〔唐〕不空金剛譯：《般若理趣經》（梵名 Prajna-pa ＝ ramita-naya-satapaficasatika，全稱《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耶經》），《大正藏》冊 8，第 243 號，頁 784 中。

14 《般若理趣經》所列八大菩薩為：金剛手、觀自在、虛空藏、金剛拳、文殊師利、纔發心轉法輪、虛空庫、摧一切摩等。《八大菩薩曼陀羅經》則揭出：觀世音、彌勒、虛空藏、普賢、金剛手、妙吉祥（即文殊）、除蓋障、地藏等八大菩薩。

15 見〔唐〕不空金剛譯：《八大菩薩曼陀羅經》，《大正藏》冊 20，第 1167 號，頁 675 下。

16 見《大正藏》圖像部第三冊，《圖像抄》高野山真別處圓通寺藏本〈卷第五・菩薩〉，頁 21 中。圖像 43。

插圖6　一髻文殊

引自日本高野山藏《圖像抄》，大正藏第三冊

而修法持咒時，因其真言字數之不同，而有一字文殊、五字文殊、六字文殊、八字文殊等的區別。而其中所屬五髻文殊的造型，依《大日經》：

> 次至第三院先圖妙吉祥，其身鬱金色，五髻冠其頂，猶如童子形，左持青蓮華，上表金剛印，慈顏遍微笑，坐於白蓮臺[17]

此文殊的造型儀軌，見日本仁和寺藏《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中文殊師利菩薩（插圖 7）。[18]

又依《大日經疏》曰：

---

17 依《大日經》，《大正藏》冊 18，第 848 號，頁 8。

18 見《大正藏》圖像部第一冊，《大悲胎藏大曼荼羅》仁和寺版，頁 16。

插圖7　文殊師利菩薩圖
引自日本仁和寺藏《大悲胎藏大曼荼羅》
〈中台八葉院〉，大正藏第一冊

次說第三院菩薩眷屬。當釋迦之內正東門中。畫文殊師利，身鬱金色，頂有五髻，作童子形，左持泥盧鉢羅，是細葉青蓮華，華上有金剛印，極熙怡微笑，坐白蓮臺，此其祕密摽幟也。阿闍梨言。鬱金即是閻浮金色。用表金剛深慧。首有五髻者，為表如來五智久已成就，以本願因緣故，示作童真法王子形。[19]

以上是胎藏界的文殊造形與持物。至於金剛界，依《金剛頂經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曰：

19 〔唐〕善無畏講解，一行筆錄：《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又稱《大日經疏》），《大正藏》冊 39，第 1796 號，頁 635 上。

airiti

於清淨室塗一圓壇，以栴檀龍腦鑲泥塗地。即於壇心畫曼殊師利菩薩，作童子形，右手執金剛寶劍，左手持摩訶般若梵葉。[20]

又依《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陀羅尼》所載：

即於壇心畫曼殊室利菩薩，作童子形，右手持金剛寶劍，左手摩訶般若梵筴，壇輪四州梵寫阿囉簸者娜字。[21]

插圖8　五字文殊像
引自日本高野山藏《圖像抄》，《大正藏》圖像部第三冊

此造型，見日本高野山藏《圖像抄》五字文殊像（插圖 8）[22]
由此可知金剛界與胎藏界的文殊，同樣的是作童子像，只是手中

20 見〔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經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大正藏》冊 20，第 1173 號，頁 710 上。
21 依《金剛頂經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頁 710 上。
22 見《大正藏》圖像部第三冊，《圖像抄》高野山真別處圓通寺藏本〈卷第五・菩薩〉，頁 20 下至頁 21 上。圖像 42。

的持物，金剛界為金剛寶劍，而胎藏界為青蓮華，是其不同者。

總結前述文殊既司一切如來的智慧，胎藏界與金剛界二部曼陀羅中，各有文殊儀軌。胎藏界之文殊，以左手持青蓮以表能斷諸煩惱。此除前引諸經文外，又如《大日經疏》所稱：「青蓮華是不染着諸法三昧，以心無所住故，即見實相。[23]」至於右手持寶劍，亦如除前引金剛頂經所載之外，又如《真實經》：「我今右手執大利劍，能斷一切眾生煩惱。」[24] 又如：《理趣經》所云：「文殊以自劍揮炘一切如來。」[25]

二、大華嚴寺所藏持青蓮華與寶劍的文殊菩薩

大華嚴寺所藏文殊菩薩中，就其手中持物而言，有承襲自胎藏界的持蓮花者，亦有源自金剛界的持劍儀軌者。就文殊的體態造形而言，多數是較偏于唐密者，但也有數尊傳自藏密者。以下先舉持蓮文殊三例：

（一）、單持蓮華的文殊

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

文殊菩薩兩肩披巾，覆蓋後背，雙臂微張，手臂一上一下，各屈二手指，握住一株弧形彎屈的蓮花莖，蓮花正盛開。（圖 1）

2.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

此木刻文殊菩薩手臂戴環釧，手腕圈手鐲，肩披天衣，雙手一上一下握住蓮花頸。蓮花花朵及蓮莖全呈現金色，花朵碩大，配上彩色

---

23 見《大日經疏》卷 5，《大正藏》冊 39，頁 635 上。

24 見〔唐〕般若譯：《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 2，《大正藏》冊 18，第 868 號，頁 278 上。

25 見《般若理趣經》，《大正藏》冊 19，頁 613。

透雕光背與八角蓮花座，十分亮麗。（圖 8）

這尊木刻文殊的特色，主要在於透雕的刻文，彩繪的妍麗，以及將傳統坐騎獅子安排於蓮座的束腰花瓣間，是其創意。

圖8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

3. 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

此文殊菩薩像與大日如來、開敷華王佛、寶幢佛、無量壽佛、天鼓雷音如來、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為一組，屬胎藏界曼荼羅中台八葉院造像體系。

文殊菩薩雙腿結跏趺坐於蓮台上。其頭部不戴寶冠，髮髻高高突起，頭髻前方有一尊小化佛。其面容端正，兩眼低垂，雙耳下垂至肩，眉間有一白毫。菩薩天衣披肩，胸前披掛環頸瓔珞，手上配戴臂釧、腕釧，服飾華麗。

菩薩右手上舉至肩，掌心托持一經卷。左手則曲食姆二指，輕捻一長莖蓮花，蓮花之上托著一金剛杵。（圖 9）

圖9　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

4. 銅鑄毘盧冠持蓮騎獅文殊

文殊菩薩頭戴毗盧冠，雙手外張前伸，右手上舉，左手掌心稍作下垂，置於左膝之上，二手臂均繞著蓮花莖，莖上生出蓮花、蓮葉。（圖 10）

這尊銅鑄文殊，在頂上的毗盧冠造型，袒露上身，呈現胸下纖細的腰枝，以及掛在前胸及腰間瓔珞的排列圖樣等，共同構成了明顯的藏密菩薩式樣。

圖10　銅鑄毘盧冠持蓮騎獅文殊

圖11　銅浮雕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持蓮文殊

5. 銅浮雕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持蓮文殊

金黃色銅鑄的浮雕文殊菩薩像居中，浮雕畫上端為兩隻頭部相對站在石柱向上呈拱形的獅子，拱形獅子上端 ，安置了三棵摩尼寶珠，閃閃發亮。

拱形雙柱下的文殊菩薩，前後為四菩薩圍坐正中，文殊頭上五髻，背有圓光，右手上舉說法印，左手持青蓮華，花載三鈷杵，雙腿盤坐於蓮花座上。（圖 11）

此胎藏界的文殊院五髻文殊像，其源自《大悲胎藏大曼荼羅》的圖像儀軌[26]。如插圖 9

以上五例持蓮文殊像，前四例在華麗的服飾襯托下，手中僅有蓮頸蓮花持物，仍是十分典雅。後例銅浮雕在雙柱之上各加上了兩隻獅子，而兩口相對相挺連成了高拱形，頭上背上有三組摩尼寶珠為飾，布局豐富多樣。

---

26 見《大正藏》圖像部第一冊，《大悲胎藏曼荼羅》仁和寺版，〈文殊院 • 文殊師利菩薩〉，頁 77。

插圖9　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文殊像
引自日本仁和寺藏《大悲胎藏大曼荼羅》，《大正藏》圖像部第一冊

以上承襲胎藏界曼荼羅系的持蓮文殊，以下再舉金剛界曼荼羅系者。

（二）、手持寶劍與經卷的文殊

1. 木刻單髻持劍騎獅文殊像（圖 12）

文殊髮髻高聳，上插冠飾，冠繒由兩鬢垂向胸前，法相飽滿，面頰圓潤，胸部肌肉突出，瓔珞垂掛其上。菩薩右手舉寶劍直直豎起，左手橫握經卷，二持物橫直形成九十度角。

2. 木雕五佛冠束腰圓領騎獅文殊（圖 13）

文殊菩薩坐於獅背蓮座上，頭梳高高的髮髻，髮上栓冠飾，在綴有金色枝葉狀文飾之上，鑲上五尊坐佛，造型新穎華美。菩薩面容端正，兩眉成半月型彎曲，眉心有白毫，兩眼下垂，眼瞼微張，眼尾略上揚，雙唇緊閉，人中下巴繪出鬍鬚，神態嚴肅。菩薩左手上舉握經卷，右手握持寶劍，劍尖直立向上，劍柄尾端杵在右腿上。

圖12　木刻單髻持劍騎獅文殊像

圖13　木雕五佛冠束腰圓領騎獅文殊

此像目前供奉於大華嚴寺中和道場四樓大殿正中普光法堂的右側善住樓閣中，善住樓閣主尊。

以上持寶劍而不持蓮花的文殊菩薩，是承襲金剛界曼荼羅的圖像儀軌。

（三）、手持寶劍、蓮花、梵夾的文殊

甲、唐密式

銅浮雕六髻持寶劍跏趺蓮花座文殊菩薩（圖 14）

圖14　銅浮雕六髻持寶劍跏趺蓮花座文殊菩薩

圖15　銅鑄藏式毘盧冠舉劍跏趺坐文殊

此幅紅核色為底色，正中以浮雕突顯一六髻文殊菩薩像，文殊全身金色，額頭高廣，面頰圓潤，眼眉神情嚴肅，上身裸露，胸前掛瓔珞，斜披天衣，左右臂間飾環釧並繫帶。左手腹前握劍，右手胸前上舉蓮花，花上置梵夾。

此像屬握劍胸前的唐密式文殊，以下再介紹提手舉劍過肩的藏密式文殊：

圖16　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

乙、藏密式

1. 銅鑄藏式毘盧冠舉劍跏趺坐文殊（圖 15）

文殊菩薩面額寬廣，頂戴卷紋五燦毗盧冠，冠帶於鬢邊迴轉成圈，兩眉弧形細長，眉心白毫突顯，兩耳長垂，所掛金花鑲寶珠綴飾，特別厚重，頸下鑲紅綠寶石之瓔珞文飾，與耳墜文飾，相互呼應。菩薩胸肌突起，腰枝纖細，天衣環繞其間。右手上舉手握寶劍，劍尖斜跨長及寶冠，右手上舉當胸，食指與姆指相扣，作說法印，而蓮花莖自右臂伸向右肩，托上蓮朵。菩薩頭額稍向左頃斜，雙足結跏，足心朝上，趺坐於蓮座上。充份表現出藏傳文的風格。

2. 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圖 16）

此幅文殊依儀軌畫出左手持蓮花經卷，右手舉寶劍，頭身向左頃斜，作跏趺坐的姿勢，本幅特色在於鮮豔的用色：金黃色閃亮的珠寶頭冠，豔紅的文殊頭面身軀四肢，綠色的放射性頭光，藍色鑲紅色的放射性身光，全身鮮綠的天衣披巾，亮麗多色的裳服，外加綠色鬃毛

尾巴閃耀的獅子，以及遊浮於深色天際的朵朵淡色彩雲等等，全圖用色對比強烈，炫麗無比。

圖17　彩繪四臂文殊菩薩

3. 彩繪四臂文殊（圖 17）

彩繪圖像正中文殊結跏趺坐於正中大蓮花座上，頭戴五佛冠，上身裸露，天衣斜繞，左右四臂，右上臂外張向上舉寶劍，右下臂外張作手印，左上臂外張作手印，左下臂中指捻食指，胸前作說法印。身後的頭光與身光，以綠色為底，細描白線，以襯托菩薩法相，更清晰明亮。

菩薩光背外圍為朵朵花團環繞。花團外的虛空背景中，有雲彩、天人飛翔於山嶺樹叢間。中段大地花木扶梳，前段屋宇與樹叢。而自上至下的景物間，均布滿了聽法的佛弟子、行者、供養人等。

以上三幅持劍的文殊菩薩，均右臂上舉過肩，均屬藏傳式樣。

文殊菩薩舉劍過肩，劍尖指向髮髻的姿勢，原是南傳的佛傳故事中，悉達多太子騎著白馬離開王宮後，在曠野無人處，手舉寶劍，砍下髮絲，並向空一拋，同時禱祝曰：「若我日後成等正覺，則髮不落地，若不成等正覺，則髮必落地。」帝釋天聽到了禱詞，馬上迎上接走拋空的髮髻，結果髮不落地。

與悉達多太子舉劍落髮的姿勢相同的文殊舉劍圖像，其源流可追溯自印度的帕拉王朝（Pala Period）的文殊式樣，例如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一件製作於十一世紀的「文殊曼陀羅」石雕，在五座浮雕寶塔為頂的拱護下，文殊菩薩結跏趺坐於束腰蓮座上，現三頭六臂的外形，其稍作左頃的三具頭頂，均戴尖狀刻文飾的寶冠，頸項下掛瓔珞，而六隻手臂中，胸前一對作說法印，肩上一對右手高舉寶劍，左手持蓮花，肩下一對左手持弓，右手持箭。

此文殊曼陀羅高舉的寶劍，劍尖觸及冠頂之姿，是為前三幅藏式文殊之先期式樣，而此六臂亦為館藏彩繪四臂文殊提供多臂之源頭。

插圖10　文殊曼陀羅
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airiti

肆、華嚴經系的文殊

一、與普賢菩薩對應的文殊

自東晉佛陀跋陀羅在建康譯出六十卷華嚴經以來，盧舍那佛便成為華嚴經的教主，而盧舍那佛的圖像創作，也自西域于闐逐次東傳，流行於華北一帶。最初盧舍那佛僅是單獨一佛的圖像，其後配合華嚴經的內容，在主尊盧舍那佛兩旁便增加了文殊與普賢二脅侍菩薩，如莫高窟北周 428 窟，所畫盧舍那法界人中像，其兩旁所畫的脅侍菩薩，雖無銘文，應即是文殊與普賢。至初唐武則天造龍門石窟奉先寺洞時，主尊為盧舍那佛坐像，而兩旁所立兩弟子、兩脅侍菩薩、兩力士、兩神王時，文殊菩薩亦與普賢以對應的立像居於盧舍那佛兩側。只是當時尚未全面流行以獅子與大象為坐騎。

至於騎獅的造形，早期亦無明確的經典依據，但在圖像遺物上，大村西崖的《支那美術史雕塑篇》中，已刊載東魏時期的金銅騎獅文殊造像[27]，以及騎象普賢與騎獅文殊的畫像磚[28]，時代甚早，只是未有確實紀年。而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所藏的西魏大統十七年（551）造像碑正面佛龕上部，其兩側便刻有浮雕對應的文殊與普賢各騎獅象像。這是與普賢騎象對應的騎獅文殊造像中，具正確紀年銘的最早遺物。只是畫面表現的形式，近似飛天，是處於洞窟主尊的裝飾地位。（插圖 11）

---

27 見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圖像篇》（東京：圖書刊行會，1962 年），頁 252，圖 603。

28 見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圖像篇》（東京：圖書刊行會，1962 年），頁 254，圖 617、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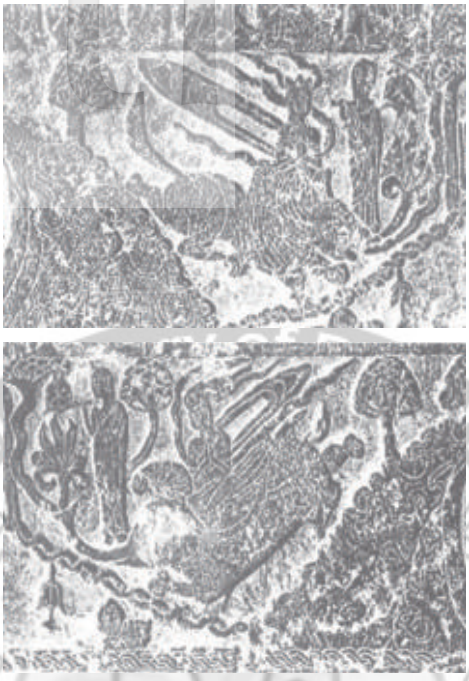


插圖11　西魏大統十七年銘（551）造像碑局部，左為普賢騎象圖，右為文殊騎獅圖。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藏，圖片轉引自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頁37

經過學者的考察，約在隋末唐初之際，文殊騎獅與普賢騎像的對應格局，在敦煌石窟的圖像上，已是確立，例如 220 窟西壁長方形主尊佛龕的兩側，繪製著騎獅文殊，與騎象普賢，兩者呈現對應。220 窟有貞觀 16 年（642）的墨書題記，是可確定的初唐時期的作品。又如 331 窟龕外兩側壁面轉折處，雖畫面狹小，內容簡單，但已畫上了文殊騎獅與普賢騎像的圖像，左右對應[29]。

自此初唐以後，敦煌莫高窟在主窟兩側壁上，便開始出現騎獅文殊、騎象普賢，兩者對應的畫面，如莫高窟 331 窟龕外兩側壁面，此

[29] 見孫曉岡：《文殊菩薩圖像研究》（蘭州市：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年），頁 46。

時畫面尚小。其後盛唐畫面逐漸擴增，兩菩薩身上裝飾，逐次加飾頭上寶冠、頂上華蓋、項上光輪以及坐騎上的蓮花座等，四周更加進了侍者、獅象奴等隨從人物，形成了華麗壯闊的群組景觀，如 172 窟兩菩薩背景更增添山水畫，畫面具見規模[30]。此應亦是受到武則天請于闐沙門實叉難陀於證聖元年至聖曆二年（694-699 年）譯出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影響。

由於八十華嚴的流傳，也促成了以「七處九會」為主題的「華嚴經變相」，廣泛的描繪于京洛兩地佛寺壁畫中，而今日僅能從敦煌莫高窟的晚唐五代遺作中，遙想兩京的華嚴圖像名蹟。七處九會是依八十華嚴所載的教主九次說法的道場會，多數的圖像，是呈現以井字分隔成九組佛會造型的布局，每組佛會均以毗盧遮那佛為中心，兩旁必有文殊與普賢二菩薩，形成左右對稱對應的格局，只是二菩薩不騎獅象。

二、大華嚴寺所藏華嚴系的文殊

大華嚴寺收藏的文殊像中，屬於華嚴經系的文殊，可分與普賢菩薩對應者，如圖 1、圖 2、圖 5、圖 8、圖 9、圖 18、圖 19 等，可分騎獅與不騎獅子等，又另外加上未與普賢對應，但身前有善財童子參訪者，亦是屬於華嚴經系，以下分別探討。

（一）、未騎獅的文殊

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菩薩像（圖 1）

文殊菩薩端身結跏趺坐於蓮花坐上，頭後有小圓形頭光，藍色為底，外圍為大圓形的身光，褐色為底，更外圍為外鑲透雕的寶珠紋、捲草紋等紋飾造形，整體構成梯形透雕的光背。

---

30 參見陳清香：〈敦煌吐蕃時代的文殊菩薩圖像探討〉，《敦煌吐蕃統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 年 9 月）。

此文殊菩薩像雖未騎獅，但所趺坐的蓮花座下坐墊及須彌座側邊，卻均刻有獅子紋。菩薩寶座上層為圓形蓮花寶座，下層的方形須彌座，須彌座下每側邊的凹槽，均刻有單一獅子為飾。而蓮花座下坐墊，須彌座正中所垂面罩上，更以對立雙獅為飾。

此像於二十年前購入後，為恢復其原明代式樣，找來木雕師，以此尊為底本，再仿刻了相同式樣的中尊毗盧遮那佛，及另一脅侍普賢菩薩，因此形成了一組華嚴三聖像。

2. 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圖 2）

此文殊菩薩頂栓頭箍，無冠，手作說法印，雙腿結跏趺坐於多層六角型蓮瓣臺上，是大華嚴寺所藏木刻華嚴三聖像之一。此像雖無騎獅，但圓形火燄紋的光背正中頂上，卻鑲了一具鬃毛卷曲的圓形獅面。

3. 木刻毘盧冠持如意立像文殊（圖 6）

此文殊像頭帶毗盧冠，雙手持如意，立於蓮花座上，與另一脅侍普賢菩薩行呈對應，是大華嚴寺所藏另一組木刻華嚴三聖像之一。

4. 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圖 10）

此文殊菩薩像與大日如來、開敷華王佛、寶幢佛、無量壽佛、天鼓雷音如來）、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為一組，是屬於密教胎藏界曼荼羅中台八葉院造像體系，前文已述及。不過因又與普賢菩薩形成對應，同為大日如來的脅侍菩薩，故亦在此節加入一例。

此文殊菩薩，黑色玉石所雕，頭戴化佛冠，雙臂彎曲，左手持蓮花，花上豎金剛杵，右手托經卷，結跏趺坐於大蓮花寶座上，背倚頭光與身光。

（二）、騎獅文殊

半跏趺坐於獅子背上的文殊菩薩，與坐騎在大象背上的普賢菩

薩，形成對應。圖像例如下：

圖18　木刻彩繪高寶冠騎獅文殊

1. 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5）

此像為玉雕，華嚴三聖像之一。

2.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圖 8）

以寶冠，頭光，持蓮，跏趺坐，大蓮座下置小臥獅為特徵，與蓮座下置象的普賢形成對應。是華嚴三聖像之一。由於文殊實際上是盤腿跏趺坐於大蓮花座上，俯臥於蓮座下的獅子，體積小，因此亦可歸類於未騎獅者。

airiti

3. 木刻彩繪高寶冠騎獅文殊（圖 18）

文殊菩薩面容豐腴，眼瞼低垂，神態莊嚴。頭戴金色鏤雕高寶冠，寶冠四周華麗連捲紋，正中刻一小化佛。菩薩身上內穿袒右肩胸下束衣帶長袍，外披覆兩肩寬袖服，衣著飾以描金彩繪，袍袖寬大，垂下的衣襬自然貼於獅背上，前胸敞開，胸前垂掛瓔珞，裝飾華美。

菩薩其右手微抬，食姆二指輕觸作捻物狀，左手垂放於左膝上，掌心朝上，姆指與食中二指微曲作捧物狀。

文殊屈左膝，垂右膝安坐大獅子背上高寶座，寶座為裳服覆蓋。

菩薩全身肌膚與寶冠、瓔珞上身袍服等，均呈金色系，而下裳袍服則呈豔紅色系，與藍色系的獅子鬃毛，正成強烈對比，加深全尊的亮麗炫眼。

（三）、三大士中的文殊

文殊與普賢二菩薩相對應，但中尊為觀音，形成三大士的組合，抑或無中尊，形成普賢與文殊對立的組合，如：

「銅鑄透雕光背騎獅文殊」（圖 19），此尊文殊菩薩與觀世音菩薩及普賢菩薩為一組，是為三大士造像。文殊菩薩頭戴寶冠，法相端莊，腦後三層頭光，層層光飾花紋變化巧麗。頸下胸前垂 Y 字形瓔珞，上身裸露，下身著裳，全身騎坐於一獅子之上，雙手臂膀外張，右手撫右膝，左手握衣帶垂至腰側。雙膝彎曲一上一下，足下各有一朵蓮花托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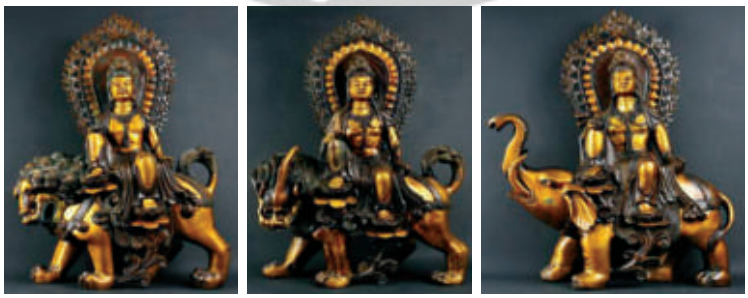


圖19　銅鑄透雕光背三大士像
觀音居中，左右分別為騎象普賢及騎獅文殊

（四）、有善才童子參訪的文殊像

依《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首參與五十二參為文殊菩薩，因此文殊身前便出現了善財童子，如「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圖 16）一圖即是。

這一幅彩繪圖畫，用色鮮豔，已如前述，雖然畫中文殊菩薩的造形，屬於藏密的風格，但是騎獅文殊菩薩的下端前方，多畫了一位善財童子，是表現了有善財童子參訪的文殊。是屬於華嚴經系統文殊圖像。

一般而言，華嚴三聖中的文殊普賢，是代表理智一雙、行證一雙、三昧般若一雙。文殊駕獅子，侍佛之左方，普賢駕白象，侍佛之右方，以達成理智相即、行證相應，三昧與般若相全，是表彰華嚴的圓融境界。至於有善財童子參訪的文殊圖像，則代表「入法界品」所敘述的善財童子在五十三參中的首參，及第五十二參，亦即善才童子的「道前文殊」與「道後文殊」，是更契入華嚴經「入法界品」的情節。

伍、文殊的頭冠與身光

一、經典所載的文殊戴冠

若依初期大乘佛典所載，文殊是現童子像、聲聞像，頭不戴寶冠，胸前不掛瓔珞，異於一般的菩薩裝，不過，早期經典中，也有寶冠的記載，如文殊處在三昧定中，其頭上有毗楞伽寶所嚴飾的寶冠：

> 是時文殊師利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以為侍者。其文殊冠毘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眾生所希見事。皆於中現。[31]

[31] 見《文殊師利般涅槃經》卷 1，《大正藏》冊 14，頁 480 下。

airiti

而至唐代，密教經典傳來後，文殊的供養畫像，便較明確，依密教部所載，如：

> 爾時金剛密迹主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向者所說廣大畫像等法。當云何作唯願說之。爾時世尊告言。善男子凡欲畫像。先覓上妙細白疊。……先於中畫釋迦牟尼佛。坐七寶蓮華座如說法勢。於佛右邊畫文殊師利。如童子相貌頂戴寶冠。項著瓔珞種種莊嚴。身如欝金色面貌熙怡瞻仰如來。次右邊畫觀自在菩薩。次畫普賢菩薩。虛空藏菩薩。無盡意菩薩。次於釋迦牟尼如來左邊。畫彌勒菩薩。次畫無垢稱菩薩。次畫除一切障菩薩。次畫月光童子。次畫金剛藏菩薩。[32]

此明顯的載出文殊師利是現童子像，而頂戴寶冠的。

二，大華嚴寺所藏的戴冠文殊

1. 木刻彩繪高寶冠騎獅文殊（圖 18）（高寶冠）
此文殊頭戴金色鏤雕寶冠，高度與法相接近。寶冠中央刻一小化佛。
2.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圖 8）（花冠）
3. 銅鑄透雕光背騎獅文殊（圖 19）（花冠）
4. 銅鑄藏式毘盧冠舉劍跏趺坐文殊（圖 15）（藏式毗盧冠）
5. 銅鑄毘盧冠持蓮騎獅文殊（圖 10）（藏式毗盧冠）
6. 木雕五佛冠束腰圓領騎獅文殊（圖 13）（藏式毗盧冠）
7. 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圖 16）（藏式毗盧冠）

毗盧冠，又稱五佛冠、五智寶冠，原是大日如來的寶冠，常見於開元三大士所譯密教經典，如善無畏所譯《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

---

[32] 見〔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譯：《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卷 1，《大正藏》冊 20，第 1185A 號，頁 794。

曰：「中圓畫毘盧遮那如來，頭戴五佛冠，種種寶華光，於七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手結法界印。」[33]

因此在唐代的五佛冠是戴在毗盧遮那佛之頂，而非文殊菩薩之上。不過敦煌莫高窟中唐以後，寶冠逐漸華麗，如 148 窟南壁東側的騎獅文殊，有大曆十一年（776）銘，其冠飾已有毗盧冠的芻形。

而來自原藏於敦煌石室，被伯希和帶走，現藏巴黎國會圖書館的一幅「新樣文殊畫稿」，文殊赫然戴著具五尊佛像的寶冠，頂上更有掛流蘇的華麗寶蓋。此文殊的豪華壯闊已是超越了大日如來。（插圖 12）

或許受到新樣文殊裝扮的影響，五代以後，文殊的寶冠逐漸出現了毗盧冠。

插圖12　敦煌文獻編號P.4049新樣文殊畫稿，晚唐
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以上文殊所戴的寶冠，歸納之，有三系譜：

一者源於仿大日如來的毗盧冠，呈現五花瓣向上的式樣，而每瓣

[33] 見〔唐〕善無畏譯：《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卷上〈尊勝佛頂真言修瑜伽畫像品第七〉，《大正藏》冊 19，第 973 號，頁 376。

中安置一佛，因此毗盧冠，又稱五佛冠。

二者源於童子像的髮梳圈，加高厚度，正面再飾以華麗的花朵紋飾。

三者以毗盧冠的造形為基礎，以捲草紋樣加在五瓣紋的每一瓣紋中，底部再以連珠紋串連起來。此冠飾再配合尊像的大形鑲寶珠耳墜，於是藏式寬邊的文殊毗盧冠風格，於焉形成。

以上三種造形，再加以綜和雜揉下，就成了最華麗的「高寶冠」樣，如圖 18。

三、大華嚴寺文殊菩薩的頭光與身光

依據早期經典所載，文殊菩薩雖是現出家比丘相，但因具無量神通，能作無量變現，尤其入楞嚴三昧時，所現身光，實與佛無異：

> 入首楞嚴三昧。三昧力故。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其光遍照十方世界度有緣者。五百仙人。各皆見火從身毛孔出。是時文殊師利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以為侍者。其文殊冠毘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眾生所希見事。皆於中現。眉間白毫右旋宛轉。流出化佛入光網中。舉身光明焰焰相次。一一焰中有五摩尼珠。一一摩尼珠各有異光。異色分明。其眾色中化佛菩薩不可具說。左手執鉢。右手擎持大乘經典。現此相已光火皆滅。化琉璃像。於左臂上有十佛印。一一印中有十佛像。說佛名字了了分明。於右臂上有七佛印。一一印中有七佛像。七佛名字了了分明。身內心處有真金像。結加趺坐。正長六尺在蓮華上。四方皆現。[34]

[34] 見《文殊師利般涅槃經》，《大正藏》冊 14，頁 480 下—481 上。

因此在圖像上，文殊的頭光與身光，顏色絢爛，變化萬千，在大華嚴寺所藏文殊像中，其頭光身光的造形與紋飾，比較代表性者，可分數類如下：

1. 單獨圓形頭光者

如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5），此類文殊頭光，僅以簡單的圓形光圈為主，光圈內不加任何紋飾，猶如最早期的佛像犍陀羅佛像。

其後光圈內外逐次增添些許文樣，如銅浮雕六髻持寶劍跏趺蓮花座文殊（圖 14），其圓光外圍加飾火燄紋。

又如銅浮雕五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圖 7），此頭光則以圓心為始，向外作放射性的線刻，以表光芒四散。

2. 圓形頭光加上身光者

如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圖 9），其頭光與身光合成背屏式的菩薩坐姿。

又如銅浮雕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持蓮文殊（圖 11），主尊文殊的頭光身光外圍，加上火燄紋。

又如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圖 16）。

3. 具紋飾頭光者

如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圖 8），菩薩腦後頭光數層花紋文，最核心內層為八瓣蓮花紋，蓮瓣漆以紅色，其外二圈正圓形，一為圓圈紋一為連珠紋，均漆以金色，圓圈紋外層為核桃形紋，飾以綠色透雕捲草紋樣，有金蕊紅花，點綴其間。

此以蓮花紋為核心的頭光紋飾，可溯自北魏時代常見的佛像光背圖樣。但捲草文樣卻是唐代以後所演化流行者。

又如銅鑄透雕光背騎獅文殊（圖 19），文殊菩薩腦後三層頭光，層層光飾，最外圍為火燄紋，此透雕的光背文樣，較接近宋代以後的

造形。

又如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圖 2），文殊菩薩頭後方為一空心的正圓型圓光。圓光分成三層，最內層為連珠文，次層為卷雲紋，最外層為火焰紋，圓光頂部刻一獅形正面，圓光下端左右兩側，刻兩朵由卷雲紋組成狀若蓮花的紋飾，十分巧麗。

4. 多層文飾光背者

如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圖 1），此文殊菩薩身後有多層光背，腦後小圓形頭光，藍色為底，其下端為大圓形的身光，褐色為底，頭身光的更外圍為外鑲透雕的寶珠紋、捲草紋等紋飾造形，外漆金黃色，整體構成梯形，豪華壯麗。

一般的佛像，是彰顯佛法的戒、定、慧三無漏學，戒與定在法像的神情與姿勢中，已然顯露無疑，但是智慧是抽象的，便是以頭光與身光來表現，頭光與身光光芒無限，就是智慧無量的展現，也代表毗盧遮那佛在華嚴經中自頭至尾不發一言，只是一再的放光，放光就是說法的表現，此亦是彰顯華嚴境界的特色。

陸、結語

總結大華嚴寺所藏的當代所創作的文殊菩薩繪畫與立體造像，從每一尊文殊像的法相坐立姿，細審其坐騎寶座、手中持物、髮飾寶冠、圓光身光等，溯其傳承系譜，在法義上自有其經典儀軌依據，在圖像的創作上，亦自有其風格樣式的源流。

追溯二千年來在中土文殊信仰的流傳，其所表現的圖像演變，約可歸結為幾個系統：

一者，早期維摩詰所說經變相中的文殊菩薩，雖然大華嚴寺的藏品，未有維摩經變，但不少藏品中，文殊手中卻持有如意。此實遙遙接續了早期維摩詰經變相中，文殊手中持如意的原始源頭，更反映著

早期的文殊是被看成含有與魏晉名士同樣清高的意涵在內。

二者，就密教系譜的胎藏界與金剛界文殊圖像而言，大華嚴寺的藏品，在手中的持物上傳承了較多屬於唐密的儀軌。但在體型與姿勢上，也納入藏式的風格，如寬胸細腰再加瓔珞的布局，如高舉寶劍，劍尖直指寶冠頂的姿勢，此種風格近可溯自十三世紀的大元帝國，遠可追自十一世紀的印度的帕拉王朝式樣，原是承襲古意反而賦予更創新之感。

三者，就華嚴經系統，最常見者，文殊是與普賢對應，而共為主尊毗盧遮那佛的脅侍菩薩，是華嚴三聖像之一，大華嚴寺所藏的多組華嚴三聖像，就刻工、設色、蓮座、坐騎安排等，在造型風格上，是繼承明清時代的風格，且又超越之。例如將傳統文殊菩薩的坐騎獅子，予以省略之、縮小之、裝飾化之，獅子或卷臥於大蓮花座下的蓮花瓣間，或立於須彌座間、坐墊之上，或成為文殊頭光圈頂上的獅面文飾。此種設計均是超越傳統。而更有甚者，文殊菩薩像前，出現了善財童子，是傳統文殊圖像所少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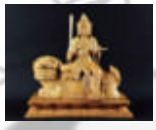
以上文殊圖像皆是既能傳承文殊菩薩蘊涵智慧圓融的華嚴深度法義，又表現了當代創新洗鍊的工藝手法，其彰顯的時代美學特質十分顯著。

本文既追溯在中土佛教流布史上，文殊信仰的形成過程，也爬梳不同時代文殊圖像藝術的演變，從而認識大華嚴寺文殊菩薩圖像的所蘊涵的義學與美學。

airiti

附錄：大華嚴寺藏文殊菩薩圖像表

大華嚴寺藏文殊菩薩圖像一覽表					
編號	名稱	圖像	編號	名稱	圖像
圖1	木刻梯形光背持蓮獅子紋須彌座文殊（深38寬43高70，單位為公分，以下同。）		圖6	白瓷高髻持如意騎獅文殊（深13寬24高32）	
圖2	木刻火焰紋透雕光背童子形文殊（深29寬33高40.5）		圖7	銅浮雕五髻持如意騎獅文殊（寬38高102）	
圖3	水墨畫側身持如意騎獅文殊（高99.8寬49.4）		圖8	木刻桃形透雕光背持蓮蓮花座文殊（深27寬27高40）	
圖4	木刻僧形騎獅文殊（深22寬46高48）		圖9	玉雕中台八葉院文殊菩薩	
圖5	玉雕雙髻持如意騎獅文殊（深6寬16高27）		圖10	銅鑄毘盧冠持蓮騎獅文殊（深13寬20高26）	

大華嚴寺藏文殊菩薩圖像一覽表					
編號	名稱	圖像	編號	名稱	圖像
圖11	銅浮雕胎藏界文殊院五髻持蓮文殊（寬112高112）		圖16	彩繪圖畫紅膚舉劍騎獅文殊（寬73高91）	
圖12	木刻單髻持劍騎獅文殊像（深10寬19高21）		圖17	彩繪四臂文殊菩薩（寬59高79）	
圖13	木雕五佛冠束腰圓領騎獅文殊（深40寬64高108）		圖18	木刻彩繪高寶冠騎獅文殊（深23寬45高49）	
圖14	銅浮雕六髻持寶劍跏趺蓮花座文殊菩薩（寬81內147）		圖19	銅鑄透雕光背騎獅文殊（深16寬32高49）	
圖15	銅鑄藏式毘盧冠舉劍跏趺坐文殊（深9寬17高23）				